

端午的香味

记忆中的端午,总离不开一个“香”字。

我的老家在北方平原,那里不种稻米,因此,我们那里的风俗是端午不吃粽子,主要吃鸡蛋、油条。

端午的早上,父母老早就起床,开始准备一家人的丰盛早餐,一贯赖床的我也按捺不住兴奋,早早地起了床。

母亲把洗净的鸡蛋和新收获的大蒜放在一起煮,有时还会放一些咸鸭蛋或者腌鸭蛋。鸡蛋和大蒜煮熟后,父母就开始炸油条,再炒一大盘鸡蛋当下酒菜。

厨房里飘来阵阵诱人的香味,我们边咽唾沫边洒扫和布置庭院,在门楣上插上艾蒿,将多余的艾蒿扎成小捆放在屋角,以驱赶蚊蝇等害虫。一切收拾停当后,全家人用加了艾叶的水洗脸,接着开饭。

院中有一棵大枣树,“簌簌衣巾落枣花”,浓郁甜蜜的花香,引来嗡嗡的蜜蜂。我们把饭桌摆放在枣树底下:煮鸡蛋和大蒜装了满满一大盆;油条堆得像座小山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,先喝一点儿雄黄酒,接着把雄黄酒涂抹在小孩子的耳边和手腕、脚脖子上。据说雄黄有驱鬼镇邪、杀毒抗炎的作用,这样做可以防止毒

虫侵扰。全家人一边吃喝一边说笑,唇齿留香,心里也洋溢着满足和幸福感。

端午的香味可以持续好几天。煮大蒜当天就吃完了,但油条和鸡蛋因为量足,还能吃上好几天。为了让端午的香味延续得更久,我往往舍不得吃掉自己那份鸡蛋,直到鸡蛋有点臭了,才把它们收藏进肚子里。

我们身上的端午香也能持续很久。从端午这天起,小孩子会戴上用五彩丝线和花花绿绿的碎布头做的香布袋,香布袋有菱形、心形、月牙形、动物造型等,其香味也因里面的配料不同而千差万别。

又是一年端午到,我记忆中的端午余香袅袅!

(洛阳师范学院
王东峰)

端午的怀念

父亲在世时,每年端午节后,总会在老家的房檐下挂上几大捆艾蒿,不为避邪,不为芬芳,只为我的“艾蒿浴”。

18年前的三伏天儿子出生,由于病房内没有空调,加上产后身体虚弱,产后第三天我全身的痱子像裹了一层盔甲,那种奇痒无比的滋味如无数条虫子在咬我。产后第四天,我便开始洗浴,没想到从此落下了月子病。以后的日子里,无论春夏秋冬,只要有风,我的全身便会布满玉米粒大小的红疙瘩,那种奇痒不亚于坐月子时全身出痱子。我求医问药多次,也无济于事。

父亲后来不知从哪里得来一偏方——将端午节那天收割的艾蒿在阳光下暴晒,

熬水后熏蒸能除月子病。于是每年端午节,年迈的父亲天不亮就起床,在荆棘丛生的山坡上寻找艾蒿,收割晒干后从老家给我捎来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年,我的症状时轻时重,我有些灰心丧气。父亲时不时打电话问我艾蒿是否够用,并说他下一年准备到深山里割。

也许是父爱感动了上苍,5年后,我的病奇迹般地好了,身上也不再起红疙瘩。父亲激动地说他明年端午还要给我割艾蒿,让我巩固疗效。可是来年的夏天,父亲因病住院了,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口不能言的父亲眼角挂满泪水,手一次次抬起来,又一次次无力地放下。我抓紧他的双手哭喊着——我会自己去割艾蒿……

也许父亲太累,也许天堂到人间的路太遥远,15年来,父亲连个梦都不肯托给我。每年端午节我都会回到老家割艾蒿,晒干后带回城里,熬一把艾蒿,把自己浸泡在艾蒿的芳香里,让思念跨越天上人间,轻轻地问爸爸,天堂里可有艾(爱)蒿?

(孟津县 李晓丽)

聚会 包粽子

端午节未到,同事们就开始张罗着包粽子,各种口味都有,南北包法齐全,可惜我全不在行,但学艺劲头不能落下,我早早地备好材料,下班便邀大家齐聚我家。

董姑娘师出某大饭店,擅长北方包法,以甜为主。只见她先把粽树叶靠近叶尖那一半折成三角兜状,然后放一小撮米,三两个豆或枣,再盖一撮米,最后一扭一缠,三下两下,一个外表玲珑、有棱有角的三角粽子就成了。

南方包法的代表张姐也不甘示弱,摆上早已腌好的大肉,取三片粽叶,用其中两片做成一个漏斗,往里面放上一层糯米、一块肉,再铺上一层糯米,然后用另外一片粽叶铺在上面,将多余的叶子折在粽子的底部,最后用线绑紧。会计张姐包的粽子非常可爱,号称“小脚粽”,像一个个叉腰踮足而立的江南佳丽,浑身透着调皮。

我在一旁揣摩半天,跃跃欲试,但在人家手中乖巧的粽叶,在我笨拙的手中总是折不成兜状,待师傅手把手教我米和枣装进去后,窄长的粽叶却怎么也不肯屈服,我缠住上边,一撮米从下边龇牙咧嘴掉下来,红豆也睁圆了眼嘲笑我,急得我包了拆,拆了包,如此反反复复,一个还算标准的粽子总算成形了。

粽子包好了,一个个码整齐,师傅一声令下:开火!不一会儿,粽叶的清香便弥漫了整个房间。大家围绕着粽子神侃:嵩县高美女说,她想回家种芦苇;老家在黄河滩的美女说,她想回家种花生;从小在南方生活的张姐愿意提供糯米;我想起老家的枣树,便说想把那枣树改良成蜜枣,明年咱自备材料包绿色粽子。

“哈哈……”欢畅的笑声伴着粽叶的清香,回荡在每个人的心中…… (西工区 马金丽)



弟弟 让粽子

小时候,一听到“卖粽子咧”那粗犷的吆喝声,我

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剥了皮儿的粽子,它有着蜜糖似的甜,让我禁不住要流口水。

一想起童年的粽子,我就会对弟弟有几分愧疚。我6岁的时候,母亲才生下弟弟。之前,父母特别疼爱我,而弟弟就没有那个福分了,他玩的玩具基本上都是我玩剩下的。

那时,父亲经常外出打工,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次,已经忽视了对我的教育。父母的娇惯使我养成了吃独食的习惯,有好吃的从不愿意分给弟弟,只有在母亲的监督下,我才愿意分给他一些。每次吃粽子时,我都会跑得飞快,等弟弟到跟前儿时,一半粽子已经到我肚子里了。弟弟并不计较,即使分得很少,也吃得很香甜。

记得有一次,我买到粽子后往家赶,想先躲起来吃一些,然后

再和弟弟分,不料被石头绊倒了,粽子洒了一地。我坐在地上大哭,弟弟要拉我起来,我不理他,继续哭,弟弟一声不吭地走了。

我哭了很久,突然看见弟弟端着碗小心翼翼地向我走来,走到我身边,让我吃。我探头向碗里一看,是一碗粽子,我抢过碗,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弟弟在一旁看着我吃,使劲咽着唾沫,我心里很惭愧,觉得弟弟虽比我小,但比我懂事许多。这样想着,我忙把碗递给他,弟弟一口吞下一个粽子,开心地笑了。泪水再一次涌出我的眼眶。

后来我才知道,弟弟走了很久才撵上卖粽子的人,还因为偷钱被母亲发现而挨了一顿打。从那以后,我彻底改掉了吃独食的习惯,开始懂得与弟弟分享的幸福。

如今,生活条件好了,孩子们不会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吃粽子。但是,童年的粽子是值得我品味一生的珍贵记忆。

(洛龙区 黑王辉)